



履痕处处

异土同根生 心魂一脉连

——赤道季风里的华夏余韵

裴生涵

作为生长于中原豫北的中国人,我曾不理解为什么数千公里外有一群与中国相关的人,为什么他们仍然有着如此浓厚的中国乡土情。小时候的我不止一次问长辈: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呀?是中国人吗?那为什么要一直居住在国外呢?那他是外国人的话,为什么总是来中国呢?从小到大,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我。等上了大学后,得益于国家教育政策,我终于有机会“下南洋”探究竟。

2024年年底,响应学校号召,我报名参加了为期一学期的“国际交换生”项目。历经筛选,2025年3月,我落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奔赴博特拉大学,开启异国求学征途。当我来到了马来西亚,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却操着一口浓浓南方口音的华人时常出现在我身边,华人不再是一个词语,我逐渐对这个群体有了较多的了解。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大街上随处可见黄、黑、白三种肤色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你来我往,热闹非凡,让人有一种天下大同的感觉。在这里,华人占比约23%,规模庞大,人口众多,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黄色面孔,有时候耳边也会响起熟悉的中文,这令我不禁好奇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到底发展如何?同为炎黄子孙,对海外同胞的关心促使我想了解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地位到底怎样?于是我翻阅资料,走访了解,实地接触交往,沉浸式了解中华文明圈下的华人生活。

文学是文化的延展。初来乍到,了解一个国家的内核,需先从文学作品入手。在阅读了部分马来西亚华人作家的文学作品后,我惊讶地发现它们所蕴含的雨林气息与抗争意味是如此之浓。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的文学离不开殖民主义的影响,从英国到日本殖民时期,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一直存在着压迫与反抗、斗争与牺牲,鲜血浸满了这里的雨林。而马来西亚华人,作为这个国家的外来者,在承受着殖民主义摧残的同时,又需要面对民族主义的熊熊怒火。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来西亚华人作家笔下的主人公总是富有悲剧与荒诞色彩。

其中让我印象颇深的是黄先生。他的作品既有为马来西亚华人生存空间的争取,又有对马共在历史上遭遇不平等待遇的反抗。他的文学世界始终笼罩着南洋热带雨林的潮湿雾气,在这层氤氲中,马来西亚华人的社会存在如同被雨水浸泡的纸页,既显出殖民历史的褶皱,又洒开后独立时代的政治墨迹。华人既被视作“外来者”,又因文化母国的断裂而无法真正“回归”。人们都不会遗忘真正的斗士,华人保家卫国的精神难以忘却。这与战天斗地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何其相似!不同的土壤里埋的是一颗同名为“华夏”的种子。

文化是社会的反映。华人不仅仅是失意的革命者、雨林中的顽强斗士,更重要的是,其让中华文明深刻影响马来西亚的社会生活。世人熟知,中国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海上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切水不断”的世代情谊随着历史演进愈益深厚。从1300多年前中国唐代义净法师渡海求法途经马来半岛,用文字记载当地历史,到600多年前,明代航海家郑和7次远洋航海中5次到访马六甲,再到近代国人下南洋,中华文化对马来西亚的输出已有上千年。马六甲的“三宝垄”传说与柔佛的“义山”文化,是对华人落地生根的历史见证。春节、端午等传统节日与当地其他种族节日相互调适,最终促成“开斋节、屠妖节、春节同为国家法定假日”的多元文化景观。在马来西亚作为交换生的这段日子,我亲身见识了这里的节日活动,深深感受到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凝聚力。

赴马近月,清明节如期而至。马来西亚华人极为重视这个节日。清明节当天,我与家中通了电话,聊起对祖辈的思念缅怀。依惯例上学,外出途中随意步入一处墓园。墓园中,处处可见华人家庭清扫墓碑、敬献鲜花、摆放祭品,神情庄重肃穆。我发现除了传统的烧纸、鲜花外,华人还会在墓前摆放一小碗娘惹糕点。这种融合了马来西亚香料与中式糕点技艺的甜点,是南洋华人独创的特色美食。我询问后得知:“远赴南洋的华人,既想让先人

尝尝家乡的味道,也想让他们看看,我们在南洋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华人遵循传统,上香叩拜,寄托对逝去亲人的思念。即便远在南洋,赤道季风仍吹不散华人这分慎终追远的情感。可以说,华人异土同根生,心魂一脉连,坚守传统、情念中国的游子情愫、华夏余韵绵长悠远。

时间悄然迈入农历五月,端午节的氛围逐渐在华人社区弥漫开来。街边店铺早早挂出了菖蒲和艾草,粽香也飘散在大街小巷。有的华人社区还组织了热闹的龙舟赛,河道边彩旗飘扬,围观的人群欢呼雀跃。不同于国内常见的龙舟造型,这里的龙舟装饰着马来西亚风格的蜡染花纹,船头雕刻着融合龙与峇迪图案的图腾。划手们身穿的队服上,中文队名旁印着马来西亚语和英语,口号声中也夹杂着闽南语、粤语与马来西亚语的呼喊。河岸的小吃摊更是文化交融的缩影,除了经典的咸肉粽、豆沙粽,还出现了“娘惹粽”,用斑斓叶包裹糯米,搭配椰浆与马来西亚香料,入口既有传统粽子的软糯,又透着南洋特有的清新。没想到这样的创新吸引了更多的马来西亚人品尝。闻着“娘惹粽”的香气,我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有了更深的感悟,此时此刻也更具象化了。

周末的马六甲鸡场街,文化交融的气息在青石板上流淌。身穿旗袍的阿姐们踩着高跟鞋,在娘惹糕摊前用马来西亚语询问价格。福建会馆的少年舞狮队正在彩排,鼓点声里,金红相间的狮头忽而跃上梅花桩,忽而俯身叼起写着“风调雨顺”的红对联。街角的咖啡店飘出海南咖啡的焦香,柜台后的大叔一边拉茶,一边用粤语和客人聊起下周的华文学校校庆。我捧着一杯三色奶茶站在骑楼下,看着马来西亚商贩售卖的唐装旗袍与印度纱丽在同一橱窗里交相辉映,突然读懂了什么叫做“共生的文明”。

中华文化对异质文明的包容、对自身文化的传承不止于此。母语是外华人与祖国的纽带,华人没有因为种族冲突和政治压迫放弃学习普及华语,反而更进一步,增设华文学校,编纂汉语书

籍。在这片远离中国的土地上,让汉字成为华人维系情感与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在这个过程中,华人通过文化符号的重构巩固社群凝聚力,非华族群则借助对中华文化的选择性吸纳,丰富自身的文化表达与社会参与路径。马来西亚景点里随处可听到的中文,既是对中国游客的欢迎,也离不开华人的功劳。

说到华人,当然不得不说华人经济在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不管是结构性的经济贡献还是对行业内的渗透,华人是马来西亚经济发展不可绕过的一环。华人以马来西亚五分之一的人口,贡献了全国约五分之二GDP,和华人有关的企业,涵盖制造业、零售业、金融等关键领域,占比五分之三以上。华人企业家在福布斯马来西亚富豪榜前十中占据八席。当然,这离不开伟大祖国的助力推动,既有对消费领域的全面激活,又有中国游客对马来西亚的偏爱。当我在图书馆内阅读,在文化景区内漫步,随处可见中国面孔,“人类共同体,共住地球村”更深入人心。

学习期间,欣逢两国交往盛事不断,虽然我不能近距离感受,但听闻喜报仍觉振奋人心。两国合作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质量和效益持续提升。这其中华人功不可没。如今,马来西亚华人深度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在不同岗位上兢兢业业贡献力量。

几个月的访学时光,像一辆徐徐展开的南洋画卷,让我得以近距离感知马来西亚华人的生存图景。我发现华人文化早已深深扎根这片土地,与马来西亚、印度文化交织融合,绽放出独特的生命力。马来西亚华人不是漂泊无根的浮萍,而是在坚守与创新中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化家园。他们根源于古老的中华文化,让来自中华民族龙的传人的记忆不仅仅是一成不变的复制,而是在适应与创新中不断生长。这种跨越地域与文化的生命力,或许正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它不仅支撑着海外华人在异国他乡立足生根,也为我们理解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新乡市多名小小说作家获大奖

本报讯 近日,在小小说选刊创刊40年庆典活动上,新乡市作家范子平、赵文辉获得小小说选刊颁发的“小小说创作40年”奖章,全国共有40名作家获此荣誉。

范子平与赵文辉都有多年的小小说创作历史。2018年,河南省小小说学会评选出“改革开放40年河南省40篇小小说佳作”,新乡市小小说作家人入选6篇;范子平《谁怕谁》、赵文辉《刨树》、田双伶《亲密油条》、安庆《漂在河床上的麦穗》、张玉玲《风的感覺》、刘志学《长大了俺都嫁给你》。中国作家网公布的中国小小说学会联盟评选出的“改革开放40年中国小小说百篇经典”,新乡市有范子平《上大学去》和赵文辉《刨树》共两篇入选。范子平、赵文辉还分获第六届和第九届小小说金麻雀奖,作品被几十个省市选为高考和中招试卷,在全国具有广泛的影响。

在这个庆典活动上,还颁发了其他奖项的获奖证书。

范子平小小说《金三儿》与新乡市小小说学会秘书长郑俊甫创作的小小说《花脸》分获小小说选刊、百花园、华夏小小说研究院联合评出的2024年度优秀作品奖,全国共有20名作家获此奖励,其中有4名河南省作家。

《金三儿》原发《北京文学》2024

文企共建迎“七一” 市作协与重庆医药集团新乡有限公司开展党建联动

本报讯 6月5日上午,市作协一行16人走进重庆医药集团新乡有限公司,与该企业开展党建联动,用主题党日活动的形式迎接党的生日。

在重庆医药集团新乡有限公司,与会人员参观了公司的药品仓储、流通以及质量管控等环节。通过参观,作家们对企业的经营理念、社会担当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活动过程中,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同时也是作家的贾非讲授了以《追寻红色足迹,景仰家国情怀》为主题的党课。贾非以党史与自创诗歌相



四季风铃

端午粽子

韩朝艳

我生长于冀南农村,小时候吃粽子一年只有一次,就是端午节。这还是因为父亲在县城工作,有条件买到糯米。大枣、红豆和芦苇叶倒是不缺,母亲在节前头一天就忙着将叶子、泡糯米、收拾馅料,下午全家齐上阵包好上锅,晚上熄火后开始焖,端午节早上,软糯香甜的粽子就可以上桌了。一人最多只有两个,其他的都要和亲戚朋友分享。

儿时的记忆中,这是排在春节、中秋、村会之后最盼望的一天。那时身边很多的北方人,只知端午祭祀屈原,不知粽子是何滋味。

20岁时,我有了走出省门的机遇。那一年,我去了京城,也游历了河南。21岁时,又跑到了更为南方的广西。23岁时嫁到了湖南,后又调到了广东工作。

多年南方生活的经历,增长了我的见识,颠覆了我对粽子的认识。不得不說,粽子的世界在南方!

原来,除了红枣、豆沙、果脯做馅的甜粽子,粽子还可以做成咸味的,譬如在广东有咸肉粽、蛋黄粽,在湖南有腊肉粽,在闽南有烧肉粽;做成辣味的,四川有麻辣粽,湖南有剁椒粽;做成不甜不咸的,贵州有药膳粽;福建有海鲜粽;做成半甜半咸的,有潮州的“棕球”,集鲜肉、蛋黄、板栗、豆沙、虾肉和糯米为一体,甜的占小部分,咸的占大部分,两种味道在口腔中巧妙融合,听着怪异,吃着上瘾!

单论粽子口味的千变万化,湖南作为粽子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当之无愧:清香甘甜的有汨罗牛角粽,咸鲜清香的有东安乌米粽,软糯香甜的有株洲茶陵祖庵奥肉粽,脆嫩鲜美的有益阳沅江芦笋笋菇肉粽;还有体态硕大如枕头的怀化溆浦枕头粽,象征简朴与怀旧的长沙碱水粽。近年来,又增添了迎合年轻人健康需求的杂粮粽,如大黄米粽、燕麦粽、紫米粽和打破传统咸甜界限的皮蛋鲜肉粽、剁椒香辣粽、芋泥奶酪粽等。

吃粽子的时间从端午开始,横跨夏、秋、冬、春,可做到全年无休。包粽子的叶子也不限于芦苇、竹叶,还有广东、广西常用的箬竹叶,四川、贵州等地常用的玉米叶,湖南、江浙等地常用的荷叶和一些颇具地方特色的芦兜叶、柞树叶、笋壳、芭蕉叶等,随地取材,颇有“万叶皆可包”之势。

要说全城“一粽独秀”,还得是肇庆裹蒸粽,其历史可追溯至秦代,已申请非遗。金字塔形,重达1斤以上,以冬叶包裹糯米、脱皮绿豆、五花肉等,经猛火蒸煮8个小时以上,口感松化甘香,肥而不腻。每到端午和春节,家家户户制式统一圆桶大锅,满城飘香,十天半月不散。

最能独辟蹊径的当推广西,有融合沙虫、鱿鱼、蟹黄等海味的北海海鲜粽,有整只去骨猪手与咸蛋黄、绿豆同包的灵山猪手粽,有鸡爪经炸熟后与糯米同煮的来宾鸡爪粽。

最具商业价值的看浙江嘉兴,嘉兴粽子当推五芳斋为最,素有江南粽子大王之称。据说,许多海内外朋友皆因品尝过嘉兴粽子后,方知浙江嘉兴的地名。

人生数十年奔波,品尝的粽子种类不说上百,也有几十,可亲手包粽子的心境却再没有。

今日重读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读到“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余人”时,忽生惶恐;读到“使中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时”,心生振奋。

自端午吃粽子始,我也要改名:少年端午之少年!



馨香一瓣

再遇《我与地坛》

黄英杰

高三的一个闷热的晚自习,教室里只有此起彼伏的翻书声与笔尖摩擦纸张的沙沙声。翻开《我与地坛》,彼时的我,满心只想着在高考作文中脱颖而出,便把这本书当作“作文金句库”来啃食。史铁生笔下轮椅上深邃的哲思,被我草草提炼成“身残志坚”的模板,就像把青铜器上精美繁复的饕餮纹,粗暴地拓印在草稿纸上,简单又生硬,全然没有领悟到其中的内蕴。

时光流转,当我告别高三,步入二十岁的人生新阶段,再次翻阅《我与地坛》,书页间抖落的星光,照亮着我前行道路上的迷雾。

遥想当年,那个摇着轮椅闯入地坛的下午,史铁生先生或许未曾想到,自己会成为无数青年精神荒原上的摆渡人。

他凝视古柏年轮的十五年,恰似当代青年在“内卷洪流”中的艰难突围。在如今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同龄人在绩点、职位、薪资的赛道上你追我赶、奋力狂奔,而他,在地坛的荒草间,与命运展开一场漫长的对弈。

他曾亲历“每三天一次透析,生死在针管间游走”的绝望,却将病痛淬炼成“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的黑色幽默。这种向死而生的坦然,就像地坛的野草,即便被车轮无情碾过,依然能顽强生长,指引着人们在困境中寻找爱与希望。

地坛的荒草,默默记得史铁生母亲的每个脚印。她总是以“悄悄躲出去”的姿势,将满心的担忧熬成沉默的守望,这正是所有中国式母亲的缩影。史铁生先生用十五年光阴,才读懂母亲那句“出去活动活动”背后的潜台词。正如我们总在失去后才惊觉——那些被我们忽视的早餐、摔门而去的背影。

地坛的四季,在史铁生笔下是流动着的哲学。再次品读,我忽然懂了“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句话的深意。

或许,真正的智慧,不是预知未来,而是学会在等待中与命运对话。就像史铁生在轮椅上的坚持,就像地坛在岁月中的沉淀,都在诉说着同一个真理: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完美,而在于真实。

合上书页,窗外正值日暮,余晖洒在大地上,给世界披上一层纱衣。二十岁的我,充满困惑,可这何尝不是命运赋予我们的哲学入场券?当我们学会在荒芜里打捞星光,那些被标准化答案碾碎的青春,终将在生命的褶皱中,谱写出更加动人的诗行。

正如书中所言:“人的生命就像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我们的人生,不应被固定的模式束缚,而应在不断的探索与感悟中,弹奏属于自己的精彩乐章。



岁月回响

陈道双子井

潘丙磊

在我最熟悉的豫北平原上,有无数水井星散于乡村街巷、田野阡陌。一口口水井滋养着大平原上的一代代乡民。

据传,帝尧时期,即有《书壤歌》云:“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就有了“井”字样,这说明水井的历史与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史一样悠长。多年来,我行走在我养我的平原之上,便不断与一口口水井相遇,与一口口水井集聚的乡村文化相遇——就像我春节前邂逅“陈道双子井”那样,再一次清晰地感受乡村的温暖和井然有序的人文活力。

有关“陈道双子井”的传言

坊间有言:“陈道有双子井,方圆数里皆知。”新年伊始,在友人的陪同下,在实地观察、走访和查阅文献资料的过程中,让我对闻名乡里的“陈道双子井”,有了一场郑重的拜谒与粗浅的了解。

陈道村,地处黄河中下游流域,是一座典型的现代化新农村。村中存有几处坑塘,其中一处被当地人称作“龙坑”。乡间的任何事物,一旦被赋予了“龙气”,便可尽显其尊贵和神秘;而这个坑塘之所以被尊称为“龙坑”,缘由有二。

先说其一。坑塘修长且弯曲,呈“7”字型,远远望去犹如龙的身姿。在“龙坑”中建有一间龙王殿,每逢节气,香火旺盛。

重点说说其二吧。在“龙坑”的北坡沿儿上,相邻排列着两眼老井。站在井沿之上向下深望,井底深邃且宁静,呈现着黛蓝色的青砖,有序地排列为井筒,井壁上覆满了绿苔,绿苔间探出几茎水草。

村中一位长者告诉我:“这老井可有年头儿了,打我记事起就有了。这可是一双龙眼呀!过去,转圈儿几个村都来打这井里的水,井水可甜,可养人!”另有乡人跟我说:“这是村里的老祖宗谢可,给他的两个儿子分家那会淘的井。”

随后,我便在陈道村谢氏族人的家中,找到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由封丘县县志馆纂纂主任黄荫桐撰写的《创修谢氏族谱》的这篇礼记,其中便有那位淘了“双子井”的“老祖宗谢可”的记载:“可,字盛玉,岁贡生,从县西北塔儿碑村(今塔北村)卜居于陈道,即今所尊始迁祖,生子二,长‘龙’,次‘凤’,子孙绵延,传今四百余年矣。”当晚,我又在民国时期《封丘县续志》中查阅到了有关谢可的另一则记载:“陈道谢氏,按其宗谱始祖名谢可,岁贡生,县属西北塔儿碑人,明中叶迁陈道,卒葬村北地,生子二,长一龙迁莹村东里许,迄今二十一世,次一凤守坟墓,其子若孙率居村后街。”